

说同一种语言,唱同一首歌

□江冬

第一次去新疆,时值六月中旬。想象中的新疆是要么黄沙漫天,绿洲如丝带一般点缀其间;要么草场辽阔,雪山在天际起伏连绵。但在伊犁河谷的尼勒克县,随处可见树木丰茂的山峦与大片种植着小麦、玉米、甜菜等农作物的平原,其间还有翻滚着银色波浪的一条河流,以及覆盖着柔软青草的一片片丘陵。

早上十点,尚属新疆地区的清晨。看不到太阳,但整个天空都显得透亮。摄氏二十来度的气温让人体感舒适。汽车行驶在尼勒克县城,满目葱茏的行道树,让人有种身处某个东部城市的错觉。我们前往的尼勒克二小就在县城里面,没几分钟就到了。从学校大门进入,迎面是一条四五米宽的大路,叫民族团结路。路两旁有两排高大的大叶白蜡树。

民族团结路是尼勒克二小“一景四园”中的“一景”,而“四园”,则是学生的劳动实践基地,或者说,它们更像是学生们参与劳动游戏的几处乐园。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他们在“植物园”里栽下了柳树、杨树、榆树、桑树、梧桐、白蜡、泡桐、松树、柏树、皂荚等。而在“百花园”中,他们根据花期,在不同季节里分别种下雏菊、芍药、玫瑰等。还有一个“滞物园”,是他们种植蔬菜的地方,春天有生菜、韭菜、小白菜;夏天是辣椒、西红柿、茄子、豆角;到了初秋,他们在园中穿梭,除了采摘玉米,还能收获清脆爽口的萝卜;到了深秋,则种上大葱、大蒜和菠菜,菠菜在冬天的冰雪之下悄然生长,待到来年春天,它们就成了园中的第一抹春绿,也是大家品尝到的第一茬青菜。最后是“萌宠园”,“萌宠”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如兔子、鸭子、鸡和小羊,当天气暖和的时节,它们就“进驻”园中,成了学生们注目的焦点,一到课间,就有学生跑过去投喂,有的还学它们的动作和声音,学小羊的咩咩尤其活灵活现,让人难辨真假。

“萌宠园”就在民族团结路右侧,中间隔着一个篮球场。由于是上课时间,那里并没有学生的身影,而动物们也乖巧地保持着宁静。走到“萌宠园”围栏边上,奇怪的是园中动物不少,里面却很是洁净,也丝毫闻不到动物粪便所散发出来的异味。这应该是勤于打扫的缘故。非常整洁和干净,这也是整个学校带给人的印象。

与“萌宠园”相对的另一侧,是颜色鲜艳的塑胶跑道,一群穿着绿色校服的学生正排着队在跑道上跑步。尼勒克二小有多个民族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过了70%。

眼前的这些学生,光用眼睛是分辨不出他们的民族的。那么和他们交谈呢?如果不特意询问,怕也未必,因为每个孩子都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学校的任晓萍校长告诉我们,有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的家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而学生则可以作他们的翻译。翻译,这个词瞬间就让我对这些学生生出了羡慕之情——印象中的翻译,不就是那些掌握了更多语言知识,仿佛能自如地穿梭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因而显得自优而雅的人吗?

尼勒克二小校园环境优美,课间生活丰富多彩,还有齐备的硬件设施,如多功能教室、计算机教室、科学实验室、图书室、音体美教室等,这些都为学校的“阳光教育、多元发展”理念提供了保障。学校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成为一个自带阳光和温暖的光发体,并能够“温暖和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很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学生之间融洽地相处和交流是必不可缺的。因为有多民族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家中又大多使用各自民族的语言,那么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学生们熟练使用一种通用语言,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阳光的人多是外向的,因为他总是向外散发着光和热,进而温暖和感染他人。不够阳光,显得有些内向、沉闷,甚至是孤僻,在很多年里都是我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至今也依然存在。究其根源,我觉得很大程度和我成长中的“不会说话”有关。上初中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一个山村。那时候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不会说话”的,无论在家还是学校,都说着流利的方言,性格活泼得近乎顽皮。而初中时候,我去了70公里外的县城,学校的师生来自全县各地,说的也都是各地的方言。山区的方言确实是“十里不同音”,所以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语言适应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要么使用方言,要么普通话里带着浓厚的口音,我很多话都听不懂,只能自己,进而形成了习惯,后来上课也都不怎么听讲了。身边的同学也大多说着与我不同的方言,最多的还是县城一带的话,与我说的差异很大,因而我与同学也很少交流。

我在县城的中学六年,从来没有说过普通话。暑假之后我就去西安上大学。在去西安的路上,能不说活的时候我都尽量不说,而到了学校,就不得不经常开口了。说得多了,倒也渐渐摆脱了紧张的心态,舌头也变得不那么僵硬了。但一个常见的情况

就是,很多话我都需要跟人说好几遍对方才能明白,因为我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发音也不准确。对于说不好听的字,我开始加倍留心,说话之前也是反复斟酌,但有时候越是想表达准确,反而造成了更可笑的错误。记得有一次打扫教室,我想喊一个同学去擦玻璃。在和她说话之前,我就反复在想“擦”字怎么发音,到底是平舌音呢还是翘舌音。如果不去思考,我自然就按习惯发平舌音了,但鉴于以前经常将翘舌音发成平舌音,怕这次又是发错,便换成翘舌音了。这么发音之后,那位同学神色平静,我便以为这次是发对了,接下来每次说“擦”字都是如此。结果呢,到了第二天去教室上课的时候,竟有位女同学走到我面前说:“你今天还要不要cha玻璃啊?”她特意把“cha”这个音发得很重,而且一脸嬉笑,我瞬间就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个错误,羞惭之余,只想着以后还是尽量少开口说话了。

后来,随着经验的增长,以及对语言和拼音打字的学习,我的普通话已没有太大问题,但不爱说话或者说不阳光的性格早已形成。这样的性情自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不善语言表达,只是它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工作者的提升,如今不管是我们湖南的偏远山区,还是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孩子们从小就就能说好普通话,语言所带来的障碍已变得越来越稀少了。这一点意义重大,从大的方面来说,民族的团结和与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通用语言的普及;而从每一个个体来看,只有通过了“语言关”,才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可能。当下,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日渐完备,线上网络也在高速发展,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已变得越来越频繁和紧密,这带来的不仅是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还有各种语言、文化、习俗等的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疆地区懂得“翻译”的孩子们确实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于“融合”的思维方式,因而也将更加适应“融合”的趋势与需求。

跑步的学生经过我们身旁。他们脚步轻盈,扬起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有人朝他们挥了挥手,随即便得到了回应,传递过来一声声响亮的“老师好!”也许是被他们洋溢的青春活力所感染,我们中的一个人竟和他们一起奔跑起来。

与任晓萍、江雪等尼勒克二小领导一路交谈。她们讲述着学校“办一所洒满阳光的



快乐(油画) 李自健作

幸福学校”的愿景,以及在提升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教师素养、教学质量等多方面的具体举措。她们不仅普通话标准流利,而且思路严谨清晰。可以想象二小的学生们在她们的教导和熏陶下,自然能够熟练地掌握通用语言,进而善于表达、乐于表达。

最后,我们来到了由中石油投建的综合楼。在楼内,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校史馆。尼勒克二小始建于1953年,在70年的办学历程里,一直致力于民族团结教育。在馆内的醒目位置,靠墙摆放着一幅红黄底色、有天安门图案的竖屏海报,上面是一首由学校写的歌词,名字为《你唱我唱大家唱,同唱民族团结歌》:

我的家乡尼勒克,山清水秀风光好,我的学校是二小,汉、哈、回、蒙、维吾尔……兄弟姐妹亲又亲,大家唱歌把舞跳,……手挽手,心连心,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兄弟一家亲,相亲相爱不分家,我们都拥有一个家,共同的名字叫中国。你的梦,我的梦,一起绽放中国梦!站在海报前面,任晓萍校长轻声地哼唱起来,嗓音清亮,节奏明快,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阳光洒满整个校园的样子。

江城幸有黄鹤楼

□张健全

登高望远,赋诗唱和是中国文人墨客古已有之的传统,堪称“中国三大名楼”的岳阳楼和《岳阳楼记》、滕王阁和《滕王阁序》、黄鹤楼和《黄鹤楼》,莫不如是。

但三楼对比,黄鹤楼的诗兴文墨似乎更为茂盛。

中学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给同学们讲《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我当时对崔颢诗作的理解肤浅,又视湖北武汉为遥不可及之地。尽管老师费尽口舌地讲解,我也只是把《黄鹤楼》当成应付考试的课文而已。当我18岁到湖南当兵后,来回路过武汉时,才感觉偌大的武汉城皆是陌生之地,唯黄鹤楼才是我的“老熟人”。于是,我第一次武汉行,便急切地登上黄鹤楼。也由此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黄鹤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为武汉市地标建筑,始建于公元223年,即三国吴黄武二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重建于1985年。

显而易见,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迁址重建的黄鹤楼。尽管它不是原始建筑,但现有建筑仍然承载着原始建筑应有的文化内涵,仍然是我们关于黄鹤楼的记忆与想象的标志。有了它,相关黄鹤楼的诗文,好像也有了茁壮的根须。

崔颢于公元723年写下这首与楼同名的诗,此时的黄鹤楼早已默默然在长江之滨屹立了500年,它终于等来了诗人崔颢。而崔颢似乎命中注定要借黄鹤楼之首梯,登上大唐诗坛之巅峰。《全唐诗》共有48900余首诗,崔颢的《黄鹤楼》被誉为“唐人七律之冠”,足见其艺术地位无人可及。

唐代诗人李白第一次登临黄鹤楼时,看了崔颢大哥的诗,“谦虚”地说道:“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也许李白开始确实不想“道”,但他后来还是“道”了——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自己仰慕的另一位“诗兄”孟浩然要去广陵(扬州)出游,便特意邀约“浩然兄”在黄鹤楼酒来话别。当他送孟浩然到达江边码头时,心潮澎湃,随即写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史料可考,李白有题道:“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也许李白开始确实不想“道”,但他后来还是“道”了——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自己仰慕的另一位“诗兄”孟浩然要去广陵(扬州)出游,便特意邀约“浩然兄”在黄鹤楼酒来话别。当他送孟浩然到达江边码头时,心潮澎湃,随即写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崔、李二人都是借景抒怀,且所借之景都是黄鹤楼,但诗人的人生境遇、年龄、爱憎不同,所抒之怀自然就不一样了。李白年轻,他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江山无限的美景以及与友作别的深情融入笔端,给读者一种潇洒的“李白式赠别”的情感体验。如果说崔颢是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等稍显悲观的情绪收尾的话,那么李白却上他的诗,定格在“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豪情上。

可惜,现实世界比诗人描绘的世界残酷得多。李白与孟浩然在黄鹤楼一别19年后的公元759年,李白已至人生暮年,他又写下一首《黄鹤楼闻笛》——

楼闻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显然,李白在经历了人生挫折之后,是有些心灰意懒的。在黄鹤楼上,听闻悠悠的笛声,诗人感叹难料的事世,仿佛感到了孤独与疲惫,《梅花落》的声调,也令人涌出浓浓的思乡之情。

以诗的角度看,黄鹤楼仿佛是一位慈祥的仁者,它在岁月变幻前也有喜怒哀乐,让不同时代的英雄豪杰,生发出直击心灵的诗灵感怀。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写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岳飞的这首词,上阙描写锦绣河山在敌人的铁蹄之下横遭践踏的悲惨景象,从今昔对比中表达了对国土沦丧的悲愤之情;下阙写抗金军民英勇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表现了英雄“还我河山”的雄心壮志。

诗言志。如果说诗人崔颢与李白的“志”更多的是思乡之情与江湖气概的话,那么岳飞则表现出金戈铁马的男儿气概与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下面,我们再看看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他34岁时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何曾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于4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中共创党领袖李大钊也在这一年的4月28日,即“四一二”政变的半个月后,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

面对这样的中国革命形势,毛泽东的心情是无比沉重的,当他站在黄鹤楼上抒怀时,便自然而然地融哲理于自然的描述之中,把江山风景与政治斗争和革命激情相交融,表达了深邃的思想与坚定而豁达的信念,以及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当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快好转,真的“逐浪高”起来。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22年后,这支部队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打下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如果把黄鹤楼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则因楼而生的“黄鹤楼诗”,就好像是大树上的叶子,繁多而纹络不同。它们早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后人登临黄鹤楼时,如果没有诗,则这个楼便显得孤寂而孤单;如果只有一首诗,又好像“一棵树只有一叶”般的太不协调。

令人欣喜的是,“黄鹤楼诗”茂盛如春笋,高洁似青松。它不仅美观壮丽,还意蕴深厚,余味无穷。由此可以说,“黄鹤楼诗”虽然很多,但是没有一首是多余的。

黄鹤西去了无踪,古楼千载迎大风。武汉哟!江城呀!因为黄鹤楼,你是何其有幸啊!

惊叹龙门

□梅赞

随着像蚁一样的游人亦步亦趋,挤上龙门石窟的陡峭石阶,与千仞石壁上那些石窟洞里的佛像相遇,石窟和佛像那么多,姿态那么迥异,雕工那么精湛,一种惊叹脱口而出,真啊,真美,真真美啊!

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一条南北流向的伊水将龙门山一分为东西,西山仍叫龙门山,东山因武则天建香山寺又名香山。两山都有石窟,密密的石窟像猫耳洞挂在悬崖峭壁上,一格一格,一排一排,或错落有致,或站立一列,或横成一行,但每个石窟无论大小,里面都坐着一尊佛像。整个龙门石窟有2345个石窟,2800多块碑刻,近11万尊石刻佛像。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艺术阵容,其中每一个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但最美的石窟佛像多在龙门山上。这一切,首功应归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虽然之前也有开凿,但勃兴在其),就是那个决计迁都洛阳的古代战略家。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后,来自中亚、东南亚,主要是印度的僧人们一批云集洛阳,他们带来各地不同的文化(包括输入的石窟文化)交汇于此。孝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完全接纳了汉文化,并使之成为北魏的主流文化。公元493年至528年,北魏在接受印度造像艺术的基础上,融合中原汉族的审美和文化,塑造出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等具有中国艺术特点的佛像。之后,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400多年的大规模开凿,形成了今天龙门山南北长1千米的石窟佛像群。历经千余年,而成为我们民族的瑰宝。

攀上台阶,来到位于龙门山北端的潜溪寺,此为第一个大石窟。窟高宽各9米多,纵深约7米,乃唐朝初年的作品。只见窟顶藻井为一朵浅刻巨大的石雕莲花,主佛阿弥陀佛端坐在须弥台,面阔丰盈,右手扬起,左手自然垂置,衣纹斜纵,神情安详,目光柔和,注视着芸芸众生;接着是宾阳洞,这是北魏时期代表性的洞窟,乃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而凿,公元500年开工,历时24年,也只完成了南、中、北三洞的洞窟。可见工程之浩大,雕刻之繁复。宾阳洞内呈马蹄形平面,穹顶雕刻着重瓣莲花,形成整幅的莲花宝盖,莲花周围是八个伎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他们衣带飘舞,飞翔在莲花宝盖周围,亦仙亦幻。主佛释迦牟尼面颊清瘦,体形颀长,神态端详,一派慈悲;最惊艳万佛洞,主佛为阿弥陀佛,端坐在双层莲花宝座上,面部圆润,南北两侧则雕有15000尊小佛,佛像虽小,但一颦一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叹为观止;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精湛的一组摩崖群像。此窟开凿于唐高宗初年,洞窟宽各30米,共9尊大佛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大佛,是整个龙门石窟佛像之最,通高17.14米,高4米,耳朵长达1.9米,堪比乐山大佛。卢舍那大佛,面部宽阔饱满,头顶为波浪发型,双眉弯弯如新月,一双明眸,炯炯有

神,挺拔的鼻梁,樱桃小嘴,微微笑意,双耳长而向下垂,下颌圆而略向前突。身穿通肩式袈裟,一圈圈同心圆式的衣纹,简朴得体,宛如一慈祥的妇人。据传,这尊佛像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难怪雕刻得如此完美,还有种不可言状的威严”。

龙门山还有众多的石窟,像药方洞、古阳洞、莲花洞等。其中,有的佛像因岁月的久远,面部已经漫漶不清,只剩下轮廓;有的佛像被人盗走而形成空洞;还有的残缺胳膊腿少了腿。但龙门石窟整体依然保持完好,1400多年呀,这真是功德无量。

下龙门山,越过伊水,就到了与龙门山隔水相望的东山。东山窟区最大的洞窟是看经寺,为武则天时期所开凿。洞呈平顶方形,双室结构,前室崖壁上有数十个小龛造像,主室深13.9米,宽11.2米,高8.3米,洞顶雕有莲花藻井,周围环绕四个飞天形象,惟妙惟肖。洞内东、南、北三壁在高1.2米的台基上浮雕29尊罗汉像,个个身高一米八以上,是现存唐代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罗汉群像。用文物专家的话说,“无论从美学、历史还是宗教的角度,都值得品味”。

离开东山窟区,走在伊水右岸,眺看龙门山崖壁上的石窟,给人的感觉像是挂在石壁上的一只只蜂窠,密密麻麻的像是一群蜜蜂在洞里酿蜜,而那些游客真如一群蚂蚁循着甜蜜窝在洞口,伸头向内探看。

爬上香山寺,此寺非僧,而是真正的寺庙。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为安葬来华印度高僧鸠摩罗什而重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梁王武三思奏请,敕名“香山寺”。唐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河南尹白居易个人捐资重修香山寺,并撰文《修香山寺记》,其中的句子“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至今传颂。白居易也自号“香山居士”。香山寺还是他和如满和尚等九人经常吟咏唱和的地方,有“九老会”做证。

出龙门景区不远,是白居易的墓园“白园”。已形成青谷区、乐天堂、诗廊、墓体区、日本书法廊等景点。进入青谷区内,有白池、听伊亭、石板桥、松竹和白莲。可观白池涟漪,听伊水荡漾,看青苔爬满石桥,满目松竹葱郁,清流直泻,白莲没露尖角;乐天堂依山水傍水,面对青谷,白乐天的雕塑玉立,目光如炬,“水木谁家宅,门高占地宽。悬鱼挂青甃,行马护朱栏”是他晚年卜居洛阳的慨叹;诗廊是国内名家书写的白居易诗碑,有行、草、篆、隶等书体,计38块;白居易墓,封丘高碑,已长出参天大树,伴着墓园的有卧石亭,乌头山及中外倾慕白居易的文人骚客及白氏族裔立的纪念碑。整个墓园肃穆庄严,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怀抱敬仰之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沿着石阶下山,伊水滔滔,佛像静美,龙门,一声惊叹!

十八芳华

□郭海燕

1992年夏天,我告别如火如荼的湖北省黄冈中学文科班生活,来到武昌一个叫梨园的地方上大学。

离开鄂东家乡稀水散花镇的那天,旭日初升,晨风清爽,一声声喜庆的鞭炮炸响后,该启程了,从我婴儿时就照料我,直到我上小学初中的外婆,倚在后门边,依依不舍地擦起围裙抹泪,遭到妈妈嗔笑:“燕子是到武汉上大学,又不是去天边!”……兴高采烈的奶奶抢着背我的小包,一路和村邻们打招呼,接受众星捧月般恭贺,她将我和我爸爸一直送到长江边散花码头。就这样,一对幸福的父女兴冲冲候船,过江到黄石市,然后转车去武汉新天地。

车到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时,我一眼看到学校迎新生的牌子:中南财大湖北财政分校(后更名为: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穿着齐整,满头大汗的爸爸骄傲道:“你们学校真不错,来接你了!”

记忆中,傅家坡客运站与梨园深处的母校是靠两条“辫子”的电车连接的。梨园,是那时1路、8路电车的终点站;于我而言,梨园则是起点站,18岁后探索美丽新世界的首站。

到校刚报完名,我们就领到新军装,女生被额外布置了一道作业:剪发,全部剪短发,准备去鄂北广水市空降兵部队参加军训。

十八芳华,青丝如云,长发飘飘,一下子要狠命剪短,有女生不想,哭了!不干!坚决不干!!有什么办法?班主任张清清老师极优雅,她温言细语劝慰:新生军训,是要过一段严格的军事生活,这是接受国防教育,强化集体主义精神,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风、生活作风等等。军令如山,彼时从校门口到梨园医院,沿东湖数百米路面的几家小理发店,出现一道风景:每家店都挤满叽叽喳喳、要剪短发的各种口音的女生。大学生活,一切从头开始,剪短就剪短!大多数女生平静接受发型改变,甚至略感兴奋——我就是其中一个,最后我捧着自己的齐耳包菜头,盯着镜子里圆润的脸蛋,说不上好看,也谈不上丑,那种傻乎乎、满不在乎,那种18岁的无知无畏,暴露无遗啊!

广水军训马上要开拔了。这是另一种出发,不同于家乡亲人一路相送的出发。

1992年9月的梨园深处,凌晨四五点,四周阒寂,偶尔传来围墙外渔村人家的犬吠。学校操场上已是黑压压一片军装俨然的学生,不分男女,个个精神饱满,人人背一军布袋,拎一只塑料桶(盛杂物),整整齐齐按系、班列队,等待出发。教官发出口令“保持安静”,却保持不了。“去空降部队,我们要学跳伞吗?”“军训苦不苦?考不考试?”黎明前的窃窃私语,同足球场上茵茵绿草一样,处处生长来情,充盈不言而喻的驰骋期待。终于,大交通车来了,很快一辆辆满载着未来的金融财务战士,绝尘而去;我们到达武昌站,然后换乘火车直抵鄂北广水市。

军训生活如尝第一口鲜藕,凉凉的,脆脆的。站军姿、踢正步、半夜拉练、实弹射击……十月,我们夜半抱着枪,冷得穿着军大衣站岗、换岗,微微恐惧中更多的是莫名兴奋;夜里上厕所,女生们至少两人一组,才敢去那风呼呼、由公共男厕临时改成的室外公厕。最后,我同校兄弟院校武汉大学一起进行军训方队会操表演,以恩施美女刘敏为首的我们926班女生方队,成绩斐然,军训,果真给我们的大学生活,留下浓墨重彩的第一笔。我个人荣获“军训优秀学员”奖,回归校此情依依,再获军训征文奖。

军训结束,离校一个月的我们,回到教室,开始上课了。那时不少同学仍一身戎装,出没于食堂、操场、宿舍。“瞧,新生!”高年级同学的眼神有不屑,还笑话我们女生:一个不黑不溜秋,吃得又多——的确,刚从广水回来时,不分男女生皆饭量大增——因为军训运动量大,让人饿得快,18岁的我们,谁不是能吃能睡、气吞万里如虎呢?我们练出了饭量,还有睥睨困难的豪气。

18岁的大学校园生活开始了。节假日,同学同乡们三五成群,看不尽三镇风景,数不完历史名胜。我喜欢步行。比如,和同班同学程卓、王俊东等用脚丈量“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与高年级同学黄梦洁,花两个小时,从碧波环映、不见梨花的梨园经那时时开发的水果湖荒凉地带,沿8路电车线路,走到繁华的中南商场;近水楼台的东湖,是我的最爱,傍晚约上知心室友徐娟、刘利晖,信步长堤湖畔,沐浴斜阳晚照,去看毛主席到494年的东湖梅岭,遇大诗人李白放鹰的放鹰台……在高校林立的武汉,同城外同学,无不羡慕我们的母校珍珠般镶嵌于华中最大风景区东湖之滨,于是常有同学来访。我们带他们到一箭之遥的东湖岸边,那儿泊着附近村民的小游船,十元钱租金,可玩两小时。我们呼朋唤友,四五人、七八人一船,自己弄浆操舟,追鱼逐浪,同游有五个西湖大、被时人称为“国内最大的城中湖”的东湖,好不快哉!

单游东湖不过瘾。比如听涛景区内,行吟阁、湖光阁、寓言园、碧塘观鱼等须登堂入室方赏其妙。那时景区收门票,每人一张。我们经常逃票。猫捉老鼠,我们知道哪里有缺口,轻车熟路钻入。可不知何时,带刺的铁丝网缺口就被堵住。有时找不到出路,男同学急了,寻个薄弱处,一个“筋斗云”翻进去,再接应外面的女同学。于是,时不时地就有东湖景区的人来学校告状,说又有学生不买门票捣乱……那些“越轨者”中,不知是否包括我们班的精英,比如稳健的强人涂宣成,腼腆的大个儿龚炎坤,会唱歌的“金嗓子”万文成。

经军训强化的集体主义精神被我们发挥得很好。那时不论哪位同学,有家人、朋友来了需搭车,男性被安排在男同学宿舍,女性被安排在女同学宿舍。我妈妈在家乡小镇开小店卖服装,她经常往来“天下第一街”汉正街进货。妈妈来学校并不多,每次来,她都拎个四轮折叠小拖车往一晚。她来了就睡我住的铺位,男男找空铺位安身。妈妈次日上午进货,为了当日下午能返程,她总是很早起床,轻手轻脚洗漱毕,再叫醒我:“燕子,我走了!”就带上宿舍门,她沿着水腥味十足的清晨湖畔路,去坐1路电车到汉口六渡桥。有一回,我妈妈带来同做服装生意的年轻同行张英子,张英子喜气洋洋地和我妈妈一起去汉正街进货,并采办她即将大婚的嫁妆。我们同室七个女孩,无不为这位从天而降的准新娘而感到新奇,并为她祝福!

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东湖之滨的大学生活,如清荷朵朵,那种明亮,新鲜地次第绽放,无不是青春破晓之节奏,秘藏于武昌梨园深处,芬芳最初最真的记忆。就像那次全校卡拉OK大赛,我们会审系926班班长,身高1.8米的刘政,侧身而立,一曲《弯弯的月亮》,深情惊四座……从此,全校师生都叫他们“弯弯的月亮”“弯弯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那时湖水唱和呀,那时星满人间,那是我们如诗如画的青春18岁!